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七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十八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七

唐舊書雜論

志

崔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  
伏閣上奏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  
州

右崔仁師傳第二十四太宗征遼時劉洎嘗  
輕出言太宗頗怪之及太宗疾又有憂懼語  
故遂良之誣易入因賜自盡蘇翰林疑無是



事然觀仁師事史臣亦有忌嫉之語何耶語  
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人情大不美雖聖人  
猶曰不保其往也况利害之間哉王荆公亦  
疑揚雄無投閣事兩公意皆忠厚然雄之學  
惟未至於孟軻或不幸至此以劇秦美新觀  
雄意憂懼深矣後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桓彥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崔湜  
爲耳目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及桓敬徒  
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乃

舉周利貞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右崔湜附傳第二十四桓敬等忠於唐志必  
興復繼以中宗之庸患未艾也故與武三思  
同列而不辭夫與惡人處欲不伺其動靜而  
務通行則身易危而功不成其不得已而用  
耳目計之下也夫仁厚者固不肯爲人使而  
可使者必皆小人以敬桓二公之忠如日月  
而委情於小人之湜以胎禍後世不可以罪  
之者特其不爲身而爲國可以情恕耳雖然



亦足以爲立功謀事者之深戒也

蘇良嗣爲荊州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

右蘇良嗣傳第二十五高宗非納諫之主而良嗣之名亦未信於朝廷也至囚王人而罷奪其所求高宗慰勉之不暇此事君臣皆可賢近古所未有也

韋挺爲御史大夫馬周爲監察御史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爲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麤使太宗從之至盧思臺不可更進太宗怒除名

右韋挺傳第二十七人才豈有世族寒士之間邪挺不足以識周又輕之非也而周報挺亦甚矣謂非宰相器或者雖挾舊怨猶附公議至言才堪麤使加以萬里之行是擠之也周於此愧不忤矣



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右張柬之傳第四十一時柬之已爲秋官侍郎矣按狄仁傑傳則天嘗問仁傑朕要一好漢任使仁傑曰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

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求賢仁傑曰前言張柬之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宰相今爲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竟召爲相果興復中宗呂溫贊仁傑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蓋仁傑之勳如此而此傳乃專言崇薦之以其時孝之仁傑之薦在荊州時後再薦乃爲秋官侍郎而崇之薦時已在秋官矣或者則天用仁傑言已深知柬之因崇純薦竟大用非崇



一言便爲相也又傳曰仁傑所拔用至公卿者數十人崇自是仁傑薦用則天信重二人當有間也而舊史自相爲異其無法多此類突厥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爲大總管拒之元忠在軍惟持重自守竟無所克獲

右魏元忠傳第四十二元忠初以太學生詣洛陽上封事言吐蕃形勢將帥得失成敗曉然真經務才也至身自臨戎僅能保聚迄無成功然則人才豈一端而已必有能言之者

亦必有能爲之者故王者用人貴因其長計議折衝自兩事也若元忠當國守正嫉邪忠謹可與任大則不能少貶矣

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爲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冀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

右同上武韋之際執政者厥惟艱哉元忠直亮有勇當來周酷吏羅織方興尚不能自容而顛沛僅免者數矣至韋氏時何庸乃復親



附權豪哉觀其懇諫太女之請全軀固位者  
所不能爲後竟遭三思之黨構其與節愍同  
謀權豪之助果安在耶此近史臣私意也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已元忠安石巨源  
至忠彥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亾徇利貪榮有始  
無卒不得其死宜哉

右傳第四十二此謂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  
蕭至忠趙彥昭也元忠在武韋時皆有忠節  
非苟從之者借使其間不能盡舉綱紀以正

朝廷或遜以免禍以其時孝之當爾也昭公  
不知禮孔子受以爲過陽貨謂孔子非賢智  
曰諾吾將仕矣道有時而屈也安石在則天  
朝於內殿面折張易之顧左右逐出宋霸子  
在睿宗朝顯拒太平公主力保太子有大功  
云上不可信讒言二事皆勇過孟賁矣卒不  
容於邪黨以至擯死此兩公何負而與巨源  
彥昭儉險附離輩竝列而同書至謂行不純  
一徇利貪榮何其悖哉至忠雖柔佞猶時時



小附公議爲一介之操不至於巨源輩可深  
賤第因依太平以蹈禍則無可言者

長安中西突厥焉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  
西道絕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  
奏便遣施行後數日安西諸州表諸路兵馬應接  
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又謂魏元忠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  
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右唐休璟傳第四十三休璟知四鎮山川迂

直又長於兵計故能險度不差若當時欲擇  
帥則無以加顧責宰相不及邊臣諳事非也  
而休璟又竟用此得宰相自古任人多此類  
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張仁愿請奪取  
漠南之地與河北築三受降城唐休璟以爲兩漢  
以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勞人費功恐終  
爲賊虜所有竟從仁愿奏六旬而三城就不置甕  
門及曲敵戰格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在攻取  
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卽當併力出戰廻顧望城猶



須斬之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甕門以備禦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

爲趙右張仁愿傳第四十三仁愿始謀築城休璟持不可而當時卒從仁愿奏旣築城不爲守備元楷至乃修之而議者皆輕元楷此似仁愿智勇俱勝而休璟元楷暗怯也然因河爲津不免侵軼若入人之地恃孤壘以守則兵食非十倍不可使力能守之亦可暫而不可久也休璟之慮遠矣兵在攻取亦無常勝若

前有堅敵勢必退守而無退守之城亦不可此似背水祇可一用而防戍難施也元楷之計得矣

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失望非社稷之福臣敢以死請累日涕泣言甚切至旣薨追尊爲讓皇帝

右讓皇帝成器傳第四十五後改名憲憲以



嫡長見議猶建成之當立也秦王創國所謂  
天與之人與之也高祖不謀而立建成建成  
不辭而當大統禍幾覆邦承乾魏王泰等事  
不戒前車之轍亦相傾危以至并棄夫禍福  
成敗之理本不難知而利害當前不啻丘山  
何暇自擇哉人情簞食豆羹見於色而能深  
知天命人事不以天下易其生非吳太伯其  
誰能任此耶蓋玄宗以藩王討國后雖英謀  
獨斷而事成不成間不容髮於唐實再造之

功無異秦王衆所屬也憲雖鑑往事而懼然  
明識先定不爲大利中搖蓋高世難能之行  
不但明哲保身而已玄宗旣內懷推已之德  
故一切褒崇終始恩厚亦前古所無夫讓非  
難讓而不處其嫌之爲難憲旣通達故克自  
抑畏不干時事使間言無從而入豈特玄宗  
天性篤於兄弟而然哉觀肅宗親玄宗子旣  
以功遜位而李輔國構其間玄宗晚節猶自  
恨以謂吾兒不得終孝道夫親愛何足恃哉



魏知古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罷知政事三年卒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  
右魏知古傳第四十八知古彊諫守節不愧廣平之稱崇方勁雖不及璟然當時同稱賢相言忌憚知古人情不相若或者有之至陰加讒毀則崇不應爾也讒毀必有言何得不載故凡史臣書事欲信於後世者必著其事之實不然誰不可以加諸耶

韓忠復開元初爲諫議大夫時山東蝗大起姚崇爲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而埋之忠復以爲蝗天災當修德以攘之恐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云云崇廼請遣忠復往山東檢蝗又請劉沼詳覆沼希崇旨遂捶撻百姓回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忠復遂爲崇所擠出爲德州刺史

右韓忠復傳第五十一修德攘災雖王者所務然蝗遍天下不加驅捕坐視饑罄父子相



食而曰天災勿除但當修德夫德修一日何  
足以弭已然之變而政事暫弛則患不勝滋  
出矣要患至先除而後退自儆勵其誰曰不可  
恭之思復書生守文而崇慮變深以事不合旨出  
清隱爲刺史非擠也  
魏光蔡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令元行冲撰  
義疏將立學官張說駁奏孫炎始改舊本有同抄  
書上然其奏行冲恚諸儒排已著論自釋史臣曰  
此道非趣時之具其寤宜哉

右元行冲傳第五十二戴禮已號殘缺補綴  
然聖言尚多有之及弟子門人所述不可廢  
也孫魏編類之書不能增益秦漢以前乃欲  
如遺經加義疏列學官何哉張說自非純儒  
不爲章句者聚徒修書日不暇給要皆破碎  
無補未免於此累也然至於行冲等欲經外  
別立學則說亦知其不可矣行冲務黨已學  
猥爲同異而史臣又謂此道非趣時之具抑  
未也哉



牛仙客初爲縣小吏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鉅萬上大悅以爲尚書張九齡執奏不可乃加實封九齡罷知政事遂同中書門下三品仙客既居相位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啓百司咨事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

右牛仙客傳第五十三用人雖無流品之異而蕭何亦不常出至用簿書倉庾之才位宰相嗟夫人主惟無以聚蓄賞臣下將無所不至也

安祿山叛以封常清爲范陽節度得兵六萬皆備保市井之流乃斷河陽橋於東京爲固守之備賊大軍至常清戰敗奔至陝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云恐難與爭鋒仙芝退守潼關監軍邊令誠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齋敕斬之右高仙芝傳第五十四衛亭之敗諸葛孔明以馬謖違節制戮之以徇而習鑿齒非之以謂明法勝材不師三敗之道亮志清中原成師而出謾舉動失利戮之以徇似未過也而



尚以見譏開元天寶太平日久變出不意河  
北根本一朝盡陷顧責常清輩率市井白徒  
獨當其鋒銳敗不亦宜哉東都既覆仙芝度  
往必并沒遽保潼關未爲全失且二將名驍  
勇赦而使過未必無後効而以令誠一言奔  
走危迫之中先自割其手足旣不足以勵諸  
將而徒沮士心時旣乏人至舉數十萬衆付  
之哥舒翰病廢憤曹之人奸人又從旁逼遣  
之一戰大潰幾覆宗社惜哉

李林甫猜忌不見於詞色已自封植朝望稍著者  
必陰計中傷韋堅以皇太子妃引居要職實圖傾  
之乃潛令楊慎矜伺堅隙賜堅自盡慎矜權位寢  
盛又忌之廼引王鉷託以心腹鉷誣奏慎矜族其  
家鉷權盛林甫亦畏避之國忠之誅王鐸鉷以表  
示林甫不許賜鉷自盡

右李林甫傳第五十五王鉷傳第五十六韋  
揚王皆以賈販穿窬之才內阿主欲外附權  
利破人門族圖已富貴而人亦從而傾之譬



如禽獸之趨食更誘其儕類以就網罟而身  
隨烹滅前者死後者益來悲夫

國忠薦鮮于仲通率兵八萬討閣羅鳳于瀘南全  
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敘其戰功又使李宓率師  
七萬再討南蠻不戰而敗李宓死于陳國忠又隱  
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宓再舉討蠻皆中國利  
兵物故者十八九舉二十萬棄之死地人銜冤毒  
無敢言者

右楊國忠傳第五十六趙高事二世專務塗

其耳目山東盜起而不聞後二世悔問左右  
何不告我左右曰臣若言之死已久矣二世  
庸蔽指鹿面謾自不能知何暇問關東哉若  
玄宗英武不世出國忠才駑下非秦事比也  
然一旦恣肆權去已手昏不知察其禍乃不  
減趙高之於胡亥至覆軍二十萬以敗爲勝  
旁無人敢以聞者何哉人君惟內有所嬖不  
暇邇外事有所信不能擇忠良則堂下之事  
雖如丘山無由識之國忠知上之可以欺而



欺之奸臣之常情而當時滿朝豈無忠賢一  
二然人人畏憚國忠不敢漏其事近有國忠  
而蒙昧如此則遠有祿山十年包藏何從覺  
之哉故荀子論不蔽之福蔽之禍益相去其  
間不能以髮可不慎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八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十八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八

唐舊書雜論

志

來瑱追入京樂襄州因諷將吏上表請畱肅宗聞其計而惡之後以裴茂伐之戰敗擒茂茂賜自盡瑱入朝程元振居中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賊平來歸證瑱與賊合賜死鄆縣代宗後悟元振之誣構積其過而配溱州

右來瑱傳第六十四謂瑱言不順與賊合皆



誣也然瑱阻兵留朝命不肯之淮西至與裴  
茂忿辯交兵已勝擒茂乃始言上而謝罪方  
鎮有一于此足以誅雖無元振等誣構其能  
免乎元振罪惡應貶亦不待陷瑱乃得禍史  
語非

嚴震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令穆庭  
光等誘震同叛震斬庭光遣吏迎駕及入駱谷李  
懷光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勸課鳩聚以給行  
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闕震卒薦宗人嚴礪超授節

度使諫官御史以爲除拜不當貶苗拯萬州刺史  
李繁播州叅軍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其苦

右嚴震傳第六十七奉天之難震獨忠盡議  
幸成都堅求駐蹕以爲李晟聲援及晟表至  
亦請駐蹕梁洋卒復京城震之謀也德宗念  
其忠故曲從所請貶逐言者超用嚴礪而礪  
無素望竟以賊廢蓋震之薦士牽於親愛而  
不思德宗聽言重以舊功而輕授君臣之過  
皆微而政事之所害大矣



楊綰遷禮部侍郎奏貢舉之弊尚書右丞賈至議曰食坐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最關於風化近代取士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息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

右楊綰傳第六十九論科舉取士而以安史之亂爲證語似迂闊然賈至可謂深知風俗盛衰爲國家安危之本者也賈誼論秦之所

以亾而言抱負其子與翁併踞借父鋤耰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風俗如此本先壞久矣非陳項起而後亾也東漢之衰亦非一日然其士大夫才謀不足而節義有餘世祚將移而以弱子虛器統持天下曹袁人傑園視而不敢取惟二三子以區區之忠忿維之也中庸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而小人果不可以無忌憚以曹操等事言之非畏威與力不足取也爲名分故也唐末陵



夷大壞猶秦而昭宗羣臣豈復東漢之比故  
朱全忠敢肆其兇暴逆天下之心而取之而  
天下不敢爭然其所以能取亦其所以能自  
斃何則盜亦有道盡廢天下之義理則雖與  
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也

李懷光爲朔方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  
親戚犯法皆不撓避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  
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

右李懷光傳第七十一常怪郭汾陽稱仁厚

長者至或以爲威畧不及李臨淮然汾陽用  
兵恩德結於人心雖蠻夷貪狠皆願親而死  
之真吳起所謂父子之兵者正使其素拊循  
士卒與勳名之重足以鎮之而致然若專以  
寬一切不親事則何以振肅而每用成功乎  
及觀其以紀綱任懷光而懷光以嚴治其軍  
乃喟然而歎曰蓋有此耳夫寬者爲長爲上  
之道也居寬而使寬者濟之何以集事且久  
而不亂哉然則言威畧不及臨淮者自其異



者觀之耳人才各有所長未知孰勝而管人嘗謂寬難而猛易則難者固勝爾

劉晏棄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利啗之唐史臣以謂苟不塞讒口何以持重權云云

右劉晏傳第七十三何以聚人曰財夫爲人國者能使民不加斂而國贍功亦足道矣事者難成而易敗故杜預建策平吳亦賄中朝或問之曰吾懼爲害不求益也晏之事近此

雖然晏材足濟國觀其初上書元載以冥勤其官而水死託此自誓旣委重任多歷年所且以商利爲名怨之府也韋堅楊慎矜等事斷可識矣故其自謀如此但預志混宇內非苟持富貴者以是能全其令名以終而晏事卑功下成則欲享其厚利圖全而得禍固其所也

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叅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



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

右顏真卿傳第七十八魯公早嘗爲御史有聲矣特國忠惡而出之有君如玄宗有臣如魯公且在御史非不親且近也而天子至不識其形狀臨事節見乃始驚歎夫賢人君子固難進不苟自售而讒諂之蔽明亦甚矣

李晟爲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

右李晟傳第八十三晟拔璘死中其事璘忠且有恩如此而璘猶忌之至不容於麾下士之託身事人亦難矣哉

李晟收復京師仍充鳳翔涇原節度使初帝在奉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鑑立小將李楚琳至是在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方安反側不許



右李晟傳德宗時朝廷益弱藩鎮益彊四方  
圍起而僭叛而晟忠義威畧足以走李懷光  
翦朱泚而復京師其領鳳翔而請楚琳以往  
蓋因欲以申朝廷之典憲而讐叛軍亂將使  
知悔罪而効順爲計甚遠且不可失之會也  
而德宗昏怯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鑑之無  
辜竟莫伸洗楚琳奴隸得以次且嗚呼惜哉  
以謂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  
其帥馮河清而立田希鑿晟至鳳翔首誅希  
鑑而戮害河清者三十人而涇人益靖不敢  
思亂何獨楚琳之慮耶

李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  
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卽位之始幽冀  
不庭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上曰李聽在羽  
林不與朕馬是必可任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

右李聽附傳第八十三聽領親軍不敢私與  
東宮馬是也穆宗不以爲恨卽位擇帥而首  
及之此在人主亦難能矣然穆宗無知人之



明聽無專闡之才徒取一節輕付重任馴致  
魏博之敗亦可深戒

盧南史貶信州員外司馬得廳吏一人月俸紙筆  
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閑冗放吏納錢刺史姚驥劾  
以爲賊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遣監察御史  
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  
司使同往按鞫澥獨畱奏天寶大歷以來未嘗降  
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錄此小事非惟損耗州縣亦  
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行

首一人行可也

右盧南史附傳第八十七傳稱德宗不務大  
體以察爲明若此者非一事然裴澥以一言  
悟之至忻然以改然則人臣患不能諫不當  
患不從以德宗能然則賢於德宗者皆可以

語上矣

田承嗣攻衛州殺刺史薛雄追中使孫知在巡磁  
相諷其夫將割耳勢面請承嗣爲帥詔宜貶永州  
刺史仍許一幼男從行如不時就職則所在加討



按兵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攜貳蒼黃失圖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昭洗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李靈曜叛承嗣率衆赴之及馬燧李忠擊敗之詔復誅之復上章請罪又赦之

右田承嗣傳第九十一藩鎮席父兄之業兵彊將附國家勢未能討因而撫之此無如之何者也承嗣初以安史逆黨不誅而資緣有魏非素能拊循魏人得其死力者也擅殺刺

史迫中使其罪已暴一旦詔命遠貶將卒不附狼狽請命惟恐莫獲此凡上肉也胡爲赦之借曰重勞師旅不加戮翦遷之遠州亦使巢窟不就遽還舊鎮仍復官爵且止毋入覲此何爲者也承嗣旣知朝廷無能爲自此彊僭益熾而悅又勢悍難馭卒爲河北患垂四十年嗚呼惜哉

李懷光節制邠寧奏高郢爲從事懷光叛郢言西迎大駕爲忠其子權侯郢郢諭以逆順又與呂鳴



岳張延英謀間道上表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  
集將吏白刃盈庭引郢詰之挺然抗詞觀者淚下  
懷光慙沮而止

右高郢傳第九十七懷光不畏天子至殺郢  
何足道哉郢初勸迎駕與諭權逆順尚或可  
容至上表事洩殖醢必矣而郢面折懷光勇  
過三軍退不自疑竟免於禍自管以忠義犯  
難而死者甚衆非勇而死之爲難勇而能讐  
不義以不蹈其禍之爲難也方其陳兵盛氣

將立屠之而郢挺然不屈意誠理直兇獷爲  
柔易曰履虎尾不啞人亨高郢以之

德宗仁孝動循法度雖子弟姊妹之親無所假借  
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  
以郡縣主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自家刑國有愧  
古人乃定制皇姬下嫁舅姑坐婦執笄降拜

右德宗諸王傳第一百新書稱德宗猜忌刻  
薄以其行事孝之蓋確論也而此言仁孝動  
循法度溢美甚矣然人亦各有所長德宗始



卽位不無意於政事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爲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爲寶至於定子弟姊妹禮制及給錢買田業減籠花至三萬皆恭儉自內始者推是意也雖文景之迹何異然文景稱恭儉而德宗名刻薄爲治不可以無誠心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無誠心故也外爲甚美之名而內踐苛忍之實則雖有政事之美亦掩而不彰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爲盜番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馳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橫

右范希朝傳第一百一待遠人當從其俗謂弗擾之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綏制有方豈必通賄獻而後得其歡哉不然貪吏以藉其口非敵情也

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



無敢言者段平仲嘗謂人曰平仲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云云與陳昴當奉使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畜以昴在側不言因兼畱昴問之聲色甚厲平仲錯愕都不能言因誤稱名上怒叱出之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

右段平仲傳第一百三順旨得喜逆意近禍人臣誰不願順而得喜也至或甘犯危機不顧後患冀幸萬一開悟主聽其不爲已謀而爲國事明矣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

於千里之外訑訑不好善耳未至於以威怒凌暴之也而人固已遠去千里如德宗之事平仲未開一詞安知其意所在而盛氣固閉忿如待讐傳所謂毆藉嫉咄則奴隸之至者德宗是已雖然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其平仲之謂乎

李鄴爲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鄴亦以剛嚴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爲相鄴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



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竟以疾辭授戶部尚書

李儻右李鄴傳第一百七鄴嘗陷李懷光軍中輸忠朝廷節義素著及爲藩鎮稱有威重其恥緣承璀以得相至聞樂泣下竟辭疾改授可謂終始不污矣不然從管位此者多矣誰肯自謂我非宰相之材而不爲耶至其孫礪得相爲劉崇望哭麻不知退避乃十章自辯竟以得政然不數月遂及王行瑜之禍人情相

遠至於如此

劉禹錫積歲在湘澧間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云云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忤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

右劉禹錫傳第一百十禹錫若守守美而以獲罪如是言之可也旣不自愛朋邪近利以得譴逐流離遠徙不安於窮又不悔咎已



失而以私意不便抵曲江當國嫉惡之言盜憎主人物之常態誰爲忤心失恕耶故凡小人詆君子不足瑕疵適增其美孟子所謂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者要以觀照如是等輩窮本見情使善者伸爾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侃侃有大臣之風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爲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公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房玄齡其旨遠也

右柳公綽溫造傳第一百一十五宰相誠自有體然政繫國之安危事干民之利疚剛柔時用不專以和爲貴也淮南舉兵反獨憚汲黯貞觀太平惟鄭公勸行仁義之効兩公可謂有宰相量矣以謂二主待之比弘玄齡有輕重又以謂其旨遠者何其謬耶張禹經術君子長者言其量亦不愧和矣正以乏方重大節故朝廷不尊爲史者無輕立論哉



夫前於此以不喜為憂者無殊立備於  
 尋于尋者言其重亦不難時矣五以之也  
 雖重天以備其言豈徒附其端耶抑為  
 附其幸時豈與以附之主將之此與之  
 體負購太平計激金購行以善之然而  
 附用不專以時為貴也此南舉兵又附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八  
 十五字附錄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九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二十四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九

唐舊書雜論

志

元稹爲承旨學士中人以崔潭峻之故爭與稹交  
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  
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謀亂朝政罷內職李  
賞告度言稹結客王昭等刺度隱而不發詔韓皋  
等訊鞠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出爲同州刺史  
因表謝上自敘云宰相惡臣不出其門又云自離



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  
右元稹傳第一百十六稹初登制策爲諫官  
少年氣銳論事有理似欲自激昂於忠善者  
而資儉弱喜近權利因崔潭峻及宮人誦歌  
詞獲知穆宗昵其浮華使冒台鉉雖刺度事  
無驗而其他蹤跡不能揜也宰相果惡人不  
出其門罪也然稹之寵用宰相苟賢乎欲不  
惡不可得已至言五更朝時不能制淚此妾  
婢媚主乞憐求復之詞嗚呼鄙夫可與事君

也哉

元稹改越州刺史放意娛遊以瀆貨聞於時凡在  
越八年

右稹傳稹罪貶無足言然在越凡八年知唐  
猶久任刺史也

稹爲尚書左丞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  
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

右稹傳無瑕者可以戮人信矣

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比至宮禁



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爲  
姦利宋申錫時居內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  
從容言及令與朝臣謀去之未幾拜平章事云云  
申錫除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密而  
注與守澄知之令豆盧著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崔  
元亮等泣諫貶漳王巢縣公申錫開州司馬

右宋申錫傳第一百十七文宗始相申錫以  
謀守澄旣與之期矣而爲守澄輩所覺反以  
計中申錫文宗怒幾致顯戮賴羣公卿士力

爭而免然終不省其誣人情之暗豈至於  
耶申錫賢有望可任而守澄雖悍猶知畏戢  
不敢肆其兇毒而止者前不能用申錫以除  
守澄而後復委心狂譎之李訓欲盡翦士良  
輩數十百人甘露之事無謀輕發爲國深禍  
又知涯餽實冤而聽士良肆其酷不爲分別  
惜哉文宗可謂有其志而已不足與有爲也  
史臣曰申錫小器大謀不死爲幸

右申錫傳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申錫之敗



坐任王璠非其人不密取禍也申錫未遽爲  
小器而謀守澄未足爲大自古以身任國事  
不顧危亡事不成而身罹咎何可勝言死與  
不死不足以論幸不幸也

五坊小使嘗至下邳縣縣令裴寰嫉其兇暴公館  
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  
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武元衡以理開悟帝怒  
不解裴度極言寰爲令長愛惜陛下百姓豈可加  
罪上怒色遽霽翌日釋寰

右裴度傳第一百二十高宗庸主尚能悔中  
使採竹縱暴之非而不加長史擅囚王人之  
罪下制慰勉發於至誠以憲宗之賢不能不  
昵五坊鷹犬之習欲以近讒殺守法吏非賢  
相忠言幾陷不道荀卿論蔽之爲禍可勝言  
哉

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没人元濟婦女珍寶上聞頗  
疑之

右度傳淮西之舉非度流涕極言則搖奪者



久矣觀憲宗之意度未行惟恐失蔡旣行猶懼不得蔡旣任度以得蔡捷書始騰而浸潤已至忘未賞之大功疑無驗之小節嗚呼狹矣

帝以程昇皇父罇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竝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昇罇錢穀吏非代天理物之器也三上疏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爲罇所構憲宗不悅

右度傳憲宗非征利之主任昇罇斂財正爲

平蔡兩率蔡之功始終在度昇罇雖有供饋之勤憲宗寵之不當厚於度也事定之後度爲社稷計言二人不可大任憲宗姑自揆其本心權宜任之則度之言不難入也而四方旣寧耳目之奉已萌營欲浸侈甘近好而昧遠圖卒相姦佞而疎忠良可勝歎哉

度素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爲姦邪所排幾至顛沛及晚節稍浮沈以避禍

右度傳度始爲中丞藩臣憚嫉已有刺客之



變而勇不畏難竟殲寇孽晚以昌言詆魏弘  
簡劉承偕之姦加以元稹李逢吉之徒構誣  
百端而張權輿非衣之謠仍出於昭愍時度  
之不及於禍幸也盜起禁中宮車晏駕繼以  
甘露事四宰相喋血都市度猶橫身抗議全  
活者數十家唐史臣有微管仲吾其左衽之  
論度之終始爲國亦足矣旣明且哲以保其  
身聖人稱之况度不但保身者而已也至謂  
効王播進羨餘爲士君子所少豈度心哉蕭

何買田宅以自污亦或以爲不如張良棄事  
辟穀是不然何人物雖愧良而兩人皆高祖  
所謂人傑賴以取天下者非其功高地危有  
遠禍意計皆不出於此韓信之事斷可識矣  
買田辟穀何足以議其污與潔哉  
齊映從幸梁州每過險常執轡馬駭帝令捨轡映  
堅執久之乃止帝嘉獎無已

右齊映傳八十六阜隸有職雖艱難輿衛不  
具未至乏持轡者也而映屑爲之自託愛君



恬不羞辱意欲因危以求親徼幸於它日者  
後卒以信任至宰相既貶乃進入尺銀餅其  
行事終始如此

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  
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竝停三年上曰吾欲行其  
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  
時省覽之

右李石傳第一百二十文宗懲訓往事有誠  
心於治而石孤立自信奉上不欺亦欲以情

實致理善哉文宗之言與石之對也王者詔  
令如天之行四時萬物所信而自管赦文蠲  
逋洗罪意皆盛美而奸吏刻害公然違之詞  
將全理疑似之間持爲異論主澤不宣下無控告  
而在此亦不能察石言內置一本時省覽之  
其旨深矣然石處危朝權在中人上不得專  
言而石亦操事堅急傍無援助幾淪賊手不終  
王而其志惜哉

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



助也先朝定儲貳惟臣備知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帝雖沖幼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紳在內時嘗不利於陛下乃貶紳端州司馬後禁中得穆宗時裴度元穎與紳所獻疏請立敬宗帝感悟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紳黨得保全

右李紳傳一百二十三甚矣敬宗之昏且庸也始疑逢吉之黨構紳不能自決竟貶之後得紳疏迺正爲立已者則逢吉姦罔不可揜

如此當正典刑矣而不辨乃悉焚書名爲息謗實爲逢吉等滅跡非洗紳也

文宗以杜棕領度支欲加戶部尚書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珣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若事事皆決於君上則焉用彼相管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云云

右李珣傳第一百二十三君人之道欲威福在辟當如夷行言欲疇咨僉允當如珣言夷



行介直嫉同列阿黨擅權其言陛下自看可  
否者忿激而言至云一切歸君理未然也珪  
論雖似知君臣大體者然方時矛楯亦意不  
便夷行之論侵之而爲是言不能自脫於朋  
比之汙不足多也

文宗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還得力否  
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  
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  
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爲將非治

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

右楊嗣復傳第一百二十五嗣復與李珪朋  
比以排鄭覃陳夷行覃夷行皆傷許直而文  
宗用是意屬嗣復輩爲罷覃等又嗣復父於  
陵以孝牛李制策上第見排於李吉甫嗣復  
因善其父門下人事事與之同黨人蔓延惡  
甲逮乙不爲朝廷計至於如此文宗雖患之  
而無剛明之才聽言屢惑兩可不察竟逐正  
人嗣復事主不可謂忠而人物亦無足言然



其對文宗言天后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用人當歷試乃見能否拔卒爲將非治平之事此其智識亦可謂宰相器也

穆宗盤游無節楊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鳧鳥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云云

右楊虞卿傳第一百二十六論王德之事蓋有是說惡者尚有以容則善人之獎可知矣然後世俗薄邪正混殺真偽凌雜先君子有言惡紫恐其亂朱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蓋鳧

鳥逐而後仁鳥至誹謗熄而後良言出虞卿小人朋李宗閔謂之黨魁安得長者之言哉陳行泰殺范陽節度使史元忠張絳殺行泰張仲武爲北雄武軍使遣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李德裕因奏行泰絳皆令大將上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款密因而拔用卽似有名乃授畱後

右張仲武傳第一百三十德裕在朝威令行於四方以澤潞之近且彊劉從諫與稹巢穴



深固如此而毅然建謀不搖羣議指日蕩覆  
力豈不足以圖新亂之范陽未立之仲武哉  
范陽去朝廷遠非澤潞腹心疾比也且北迫  
戎虜自安史以來狃習僭叛易擾難靖若加  
兵則山東皆動或緣以生事又姑息自河北  
故事未可遽改行泰絳爲叛而仲武請伐叛  
雖未有功情有間矣因而撫之尚有名也後  
亦卒因仲武捍回鶻威加北狄始謀爲不繆  
矣不然將卒殺帥因人邀節旄與夫阻兵自

表伐叛而意實在節旄者亦相去幾何哉

田歸道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  
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旣先不預謀拒而不  
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詞免令歸私第

右田仁會附傳第一百三十一守道不如守官

歸道有黨姦拒正之心誅之可也旣不預謀  
復無符詔卒然索之有死而已暉等本緣國  
事無意黨已以其詞直置而不罪可謂公也  
韋機遷司農檢校園苑有道士朱欽遂爲天后所



使馳傳至都所爲恣橫機囚之高宗特發中使慰  
喻機而欽遂配流邊州天后不悅至其孫岳因召  
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也卿  
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賞慰良久拜太原  
尹  
與文右韋機傳第一百三十五則天雄猜忍驚其  
昌宗在上元間僭橫始萌而機發暴其私事銜之  
固宜不釋後已革命專國見岳而記機姓名  
此在常情禍不可測而迺獎其勤幹有家風

拜以要官若忘前事者何哉則天智度絕人  
豈非未得志則陰謀中物以立威旣權在手  
則時有縱捨以收譽故以一女子盡服天下  
之英豪而臣之得其死力良有以也

永淳二年詔徵王方翼將議西域事於奉天宮謁  
見賜食與語方翼衣有戰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  
故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使袒視其瘡歎曰吾  
親也賞賜甚厚

右王方翼傳一百三十五方翼戰功載良史



傳可也謁見迺服數年前血漬之衣鬻功覲  
利姦鄙甚矣方翼高祖妹同安公主孫也高  
宗賞其功耶則不當言親緣親而賞豈無它  
時如是欲有功者勸難矣

張柬之在荊州楊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  
慨慷有匡復之意及知政事奏元琰爲右羽林將  
軍定計誅張易之等賜鐵券恕十死俄而柬之敬  
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覺變請削髮出家中宗  
不許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剃却胡頭豈不妙

也元琰竟以先覺獲全

右楊元琰傳第一百三十五柬之暉等忠亮  
有謀足以成大功而小不忍亦以胎後禍惜  
哉惜哉示不爲已甚忍武三思不知三思乃  
不能忍已始意固已疎矣而區區賜功臣鐵  
券恕十死豈不兒戲也哉元琰初慷慨若可  
觀至恐懼求削髮事智謀俱窮宜爲暉所輕  
笑史臣方之先覺未足以當此

中官馬上言出納詔命宰相呂禔暉之有納賂上



言求官者禪補爲藍田尉上言事洩笞死以其肉賜從官食之

右呂禪傳第一百三十五坐贓獲罪有典刑矣以肉賜從官桀紂之暴不過如此禪爲宰相交通上言上言誅磔禪不得罪又不可知者

馮伉爲膳部員外郎充睦王以下侍讀李抱真卒伉爲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受屬醴泉關縣令宰相進人名帝意不可曰前使澤潞不受

帛者此人必有清政遂改醴泉令

右馮伉傳第一百四十郎官王府官宜要於縣令也而伉以清見知方改醴泉唐重縣令如此近時郎官得郡爲失職內重甚矣

玄宗遣徐嶠邀迎張果至東都謂力士曰吾聞飲董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董酒飲果果乃引三卮醺然如醉所作頽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焦且黧以鐵如意擊齒墮藏于帶乃懷中出藥微紅傳墮齒之斷復寢良久齒皆



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

右張果傳第一百四十一神仙之有無不可得而知術士變化亦何足深怪璽書馳使以迎之詭謀毒飲以試之身以斯待物物之微者漚身者尚覺而去之何足以致異士哉

默啜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之命張仁亶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睿宗踐祚遣使請和親制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其男楊我支特勒來朝授大將軍

右突厥傳第一百四十四默啜自則天時連歲入寇掠監馬萬疋虜趙定男女八九萬人又殺行人其暴患中國前古未有也借使中國畏其疆其罪未問閉關謹備示不忌報可也卒然求和不使引咎遽許降女禦戎無謀莫甚於中睿間



莫甚於此

此卒然末味

默隨國與其蠶其罪未問

又幾行入其暴患中國自古未

滅人豈敢望無萬五萬哉家民文八此萬

古突測專策一百四十四燹燹自傾天部車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卷

雜論

五代雜論十五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

五代雜論

李克用追黃巢於宛胸不及而還過汴休軍封禪  
 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醉臥伏兵發郭景銖  
 滅燭以水醒面而告以難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  
 軍中天復元年全忠大舉擊晉晉人大懼會天大  
 雨霖梁兵多疾解去二年梁軍遂圍太原克用大  
 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而梁軍大疫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全忠所忌惟克用幾危



者數矣而卒免而李氏果代朱氏豈非天耶  
乾寧元年冬李克用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  
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爲畱後四年仁恭叛晉克用  
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天復六年  
梁攻燕滄州燕王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  
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  
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無不聽命是  
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惟我與仁恭耳若  
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  
出兵梁圍乃解去

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  
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爲然乃爲燕  
出兵梁圍乃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莊宗之得天下此其機  
也人情快目前之忿而暗耳後之利其察不  
察間不容髮惜其雄勇有遠畧如此至其得  
天下而爲之殆今日不爲明日計而蔽於所  
好權在近習國將顛而不知至身死人手爲  
天下笑夫性習之相遠不至於是將夷狄之



情困則忍而思深樂則不圖後理固然哉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嗣源以千騎先攻封丘門王  
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  
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右新史唐紀第六卷自李克用力戰伐與梁  
爲敵國莊宗能繼其業遂得天下斯亦難矣  
方莊宗之入汴梁固未滅也會其得意遽思  
與人共之唐社稷未立天下之定於我未可  
知而所以許嗣源者已極矣夷狄尚氣喜於

意外一旦之獲而不圖後日無以復加之弊  
其亾非不幸也

明宗本夷狄太宗養以爲子賜名嗣源莊宗遣嗣  
源討趙在禮於魏軍變遂入汴

廢帝本姓王氏明宗掠得之養以爲子名曰從珂  
愍帝以爲北京畱守遂據城反以兵入京師

右新史唐紀第六第七卷莊宗之入汴也嗣  
源先攻封丘門克之卽拜中書令明宗之南  
也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卽封潞王夫



養非族類以爲己姓而用其功以取天下功  
高位迫而不知圖之禍可勝言哉然莊宗始  
與梁戰河上明宗功爲多晚節溺於倡樂明  
宗取之其理固宜至明宗春秋已高從珂之  
勢旣迫大臣屢言忍而不斷以貽後患爲可  
惜也夫雖然明宗與從珂所以篡人而有之  
其跡畧同而明宗於五代享國差久而從珂  
不旋踵而敗則亦各其才之分也

明宗與梁人戰德勝橋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

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  
德之愍帝出奔高祖遇帝於衛州知遠盡殺帝左  
右畱帝傳舍而去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  
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後徙知  
遠領歸德恥與杜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  
罷其兵職趙瑩以爲不可遣和凝就梁宣喻乃受  
命

右新史第十卷五代惟梁唐竝立夾河百戰  
而唐得之梁又內亂其失國固無可疑者晉



取於唐漢取於晉周取於漢皆勳臣阻兵以  
危疑促禍惟其草昧君臣之分未定而藉人  
之力以取大寶一人得之一人從後而伺之  
至其已迫反爲所取曾不旋踵悲夫德不足  
以相君臣又牽於舊恩以不早辯其失也尚  
誰咎哉故必有聖人出而後天下大定非數  
也理也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事梁爲天平軍節度使嘗招  
納凶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

坐受右新史第二十三卷古姦雄擁地阻兵招納  
通逃苟須其力以濟者多矣檀事梁無貳且  
納盜以爲爪牙歟則恩不足懷威不足制而  
以養虎自遺患可爲世之姦豪戒也

王虔裕琅邪人邢州孟遷降梁爲晉所圍太祖遣  
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  
幟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  
虔裕不能支遷執虔裕以降於晉見殺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



變化若神者其技惟不窮於披旗立幟之間  
故也虔裕以百人入晉圍晉遽爲解去亦奇  
矣得其一說而不知所以善其後至其復來  
安坐而受縛真兒戲哉

昭宗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李茂貞不奉詔昭宗  
以茂貞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  
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  
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  
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單王嗣昭爲京西

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其不可茂貞遂犯京  
師昭宗爲殺兩樞密賜讓能死讓能曰臣固先言  
之矣唯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霑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之衰也以六軍之士不  
能當一鎮其所由來漸矣其患如大疽之著  
要害終潰而死而讓能曰姑忍之以待其自  
潰而已夫豈無一朝之策徼幸於復全乎史  
稱昭宗爲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  
已成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才而



用匪其人徒以益亂夫國之將亾雖有天命然拱手而待滅亦良可惜夫

茂貞與韓建王行瑜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李克用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等而去晉兵已破王行瑜請擊茂貞昭宗詔罷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所以未即亾正以彊藩自相持也使克用遂滅茂貞唐之亾更速云梁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

德軍魏博貝仍爲天雄軍以賀德倫爲節度使分牙兵之半入昭德効節軍將張彥執德倫縱兵大掠末帝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

右新史第四十四卷莊宗所以得入魏由彥叛梁而降晉也其迫德倫以降晉於梁則負矣而宜無以得罪於晉也然而德倫訴之莊



宗莊宗終以逼其長爲不順而斬彥彥死而魏人之心滋益服嗚呼莊宗可謂有君天下之度矣

張全義臨濮人亾入黃巢賊中後仕梁爲魏主莊宗入汴自洛來朝泥首請罪改封齊王初莊宗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屍全義以謂仇敵今已屠滅其家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

右新史第四十五卷全義草賊耳其諫莊宗

意雖德梁而爲此說亦庶乎長者之言也

王守恩爲靜難軍節度使西京畱守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雒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卽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畱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埃見而吏馳報新畱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

右新史第四十六卷周太祖雖時已貴方將兵有功而守恩亦位高悍倨難制至以尺紙



自外易畱守頃刻而代而守恩束手從命上  
下帖息不敢有一言其取天位非一日之勢  
也

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  
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  
翰李崧兼樞密使劉處讓與宦者心不平之楊光  
遠之討范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  
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皆  
維翰崧等欺公耳兵罷光遠訴之高祖不得已罷

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  
讓丁母憂遂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右新史第四十七卷劉處讓傳樞密使自唐  
以宦者為之內持權脅制人主其患非一日  
之故也莊宗改用武臣而安重誨之徒實制  
朝廷高祖奪以付宰相名實稱矣雖其初宦  
者武臣不悅至為罷維翰等然卒廢樞密使  
不畀近習握兵之人自此始可謂有遠慮者



荆南高季興初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祖奇其才開平中爲荆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時其下勸季興入朝京師旣歸莊宗心悔遣之季興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吾可無慮矣

右新史第六十九卷莊宗能嗣其先志復仇攘敵遂滅梁而有天下當此之時威震諸侯季興惶懼首以身朝如莊宗之言未大失也

而季興遽知其無能爲自此遂安枕無勤王意而莊宗不終其業亦卒如其所料觀季興雖始以奴隸棄時亂離至擁旄鉞然智識如此其跨有十州傳子若孫豈偶然哉

契丹初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某部大人遙輦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攻之每歲秋霜落則出兵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卽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惟謹

右新史第七十二卷論者謂戰國時如燕趙



小國內禦疆敵外攘戎虜孤立而無患不聞其以幣賂事人而偷安也其說信然觀仁恭非有英傑之才內困太原之討且殫其力以求附梁慮亾不暇而猶能外病契丹至反以馬賂仁恭求不侵擾惟恐不得然後知管燕趙之所以守其國者亦必有說而後世猥曰虜益彊大非古者比至以中國全力不能一日忘北顧憂夫使邊臣慮國如燕趙仁恭之圖已事而朝廷不預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

節度捍邊而無憂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一卷  
書

上呂相公書

上吳相公書

上蘇公書

再見蘇公書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一  
書

上呂相公書

左奉議郎充祕閣校理守祕書丞武騎尉晁補之  
謹齋戒擇日再拜獻書於僕射門下相公台座補  
之不才幸以諸生備館閣無它吏事竊嘗深惟天  
下之故以謂王者之措國欲大而有容其所以期  
於天下者欲緩而不迫夫爲天下宰不能大而  
有容天下之情雜然竝至欲一以覈則堂上之言



異於門外門外之言異於百里而况天下之至遠能鄙之相形利害之相傾日効于前將無時而安不能緩而不迫揭揭然欲表天下之善而置之以厭天下之爭高爲度而責不及遠爲程而要不至天下之不及不至者衆而善人始危又嘗竊太息以謂蓋自成湯文武之季而聖人固已歎其流之不可復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夫以商周之治詩書載之後世想望不可得而見者而聖

人蔽之一言曰不勝其敝何哉以謂夏道未瀆辭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商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夫瀆與未瀆誠何足以議虞帝之至高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猶足以識夏政之未改至於商人則瀆辭矣周人則瀆禮矣求備於民猶可而彊民則已甚故孔子喟然致志蓋傷之也夫惟其能大而容緩而不迫故如天地之大寒暑自運而當生者生當殺者殺雖有不得其所誰能怨之若夫望於天下之治



也重而斲於民之應之者亟於是乎上之智始不周而下多遁民上察而下缺然且不返此民所以不堪而息也恭惟仁祖臨御四十二年其間禮樂制度光明纖悉豈遽可以議三代之同風而壅培長養功成於久澤浸四海天意得而百樂生民被其施有三代致治之實者戰伐屢構於邊亾將覆軍而遠戍黷武之歎不起於民水旱間作於時公窘私罄而流離死亾之怨不聞於下士弊於末習學問浮剽豈能皆本經術尚道理而文采足以赴

用議論足以忠國民狃於安樂風俗奢美豈能皆守禁令知廉恥而歡欣足以相慶患難足以相卹其根本結於人心其基甚大而固而末流隄防小疏類出於大而有容緩而不迫者聖人有作其法之所損益補之不可得而知而至於挈國之大勢則雖有虞帝誠不能改已再惟聖君賢相相與勤勞天下九年於茲天下之大勢已定者誠知出此其始恃以立者曰公公故明明故當當故欲搖之者難故變法易令出於期月而未嘗拂天下之心



舉賢而民悅黜不肖而民懼而天下不得而異議  
下寬大之詔一切便民而民知上之愛已甚於父  
母可殺而不可離循此而守無改其道自可以長  
治而補之愚不肖獨私憂過計以謂明天子在上  
尊德樂道從諫如不及而大臣又務以其至公同  
天下之心挾姦病國不容於公議者又皆已遠去  
而一時進於朝者又皆曰忠且良矣宜其小大協  
恭戮力馴致四門穆穆之美追還三代直道之盛  
而士大夫用意過當趣操介狹好惡矛盾毀譽陵

雜同國而處者言人人殊夫所貴乎國多君子者  
豈欲其必同然古之君子蓋亦曰和而不同焉耳  
其和者志也其不同者事也夫不和而可以爲國  
實難補之豈敢以褊心小智輕量在事之羣才然  
借曰如前所陳者皆忠且良也邪則所謂忠者固  
無異忠而所謂良者固無異良矣比肩事主同意  
爲善而勢駸駸焉若欲相爲消長盛衰此何爲者  
哉人何可以畢忠則必有不忠者撓其間人何可  
以畢良則必有不良者病其內彊者以智倡而弱



者以愚附從天下之公議遏而不得行方今之慮莫大於此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譖民各有心順德者君子之性而疑者事之睽也故詩人憂而戒之意者士大夫亦欲合而不可相疑而不親形格勢阻方且蓋齟齬之情而胎朋黨之患因以害政而補之所慮者猶不在是蓋以謂君子必自好務德競而不務力爭使夫小不同者時亦小訛焉以快其小不平而君子又務退避而不已則忠良之勢侵而後脫有大

不同者俛焉抵其巖而入之則凡今之爲同異者曾何足道益亦譬國於同舟奚取於胡越哉雖然事何至於是亦可爲智者道難爲流俗言者也伏惟相公道德之學經緯之才光映於近古天子之所信倚以伏天下之心士大夫之所儀範而慕從其日夜思念欲爲天下開坦塗而亡羣疑薰大和而導百順者亦必在此固將益振公議務白善人以拯揀之耶然有一於此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夫服天



下必以善而所以用善者不同致養人則聽以服人則違爲天下安可以善服人哉尚敦重則剽疾者疑貴明達則深阻者忌與辯敏則淺蹇者忿進辭技則椎拙者伎至其它用一事則不便者必從而非之然八者之情亦何足以相賢愚而敦重明達辯敏辭技又爲國者所必須而不廢則亦安可與夫剽疾深阻淺蹇椎拙者竝阜而同驅彼其矯已以爲人所爲則不可而謂人之視已若見其肺肝然故常以不容而爲姦非夫在上者有以養之

是苟無罪又不可去也雖然有道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此以善養人者也爲天下惟無私然後可天下固不可以皆賢且能而忠與良者又世之所望而難得也則如牧羊然姑視其後者而鞭之可矣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也然而揚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何世而無狙詐先王豈惟不去尚有以使之故其敵者失也夫然故措國能大而有容緩



而不迫是之謂以天下爲天下天下知朝廷所以待之者公而責於人者不盡故人易以進而其志平若夫峻賞明罰豈不足以彰善而沮惡扶正而抑邪而古之語大道之序者常以謂九變而賞罰可言賞罰果難恃以獨治哉天下有大功罪與士與衆同焉而廢置之非難也而有所謂難者前却之志而疑似之行兩可之詞而常試之爲此中人之所以不自立而陷於邪欲君子之類衆則若此者皆當教之不改而後誅又有嘗已自暴不可復

還者設欲懷之其道無由然且草面以蒙利而內有不服之心焉者雖小而必察故君子尤難之然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不害爲大而有容緩而不迫也補之不敢廣引以亂視聽書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先王之立政其寬如此至於進厥良以率其不良亦曰從厥攸好而已矣豈彊之哉管曹參爲相用吏必擇謹厚長者而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人有細過專掩匿蓋覆而子宙之諫以無所請事者弗



聽也叅之意亦深矣方時出於百戰之後武夫悍士功名之氣囂然而未已叅務揉馴其麤武崛彊之心而輯安其休息無爲之業不得不爾至於諸葛孔明患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寢以陵替蓋先峻以法繩下乃稍收其民望而用之以謂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此之由故繩且限之亮雖要爲之治體不苟出於此然非棄蜀之弊不如是之亟使亮當文景時不知與曹叅意能異否也伏惟相公敦大知微

至於賞罰亦何足爲執事者道而要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先務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益收賢俊之助而後均調其參差不齊之際以彌縫其侵蠹之隙而後天下之貴名盛業可得而長守國是一定施於亡窮過此則百官有司之所當務其大者禦邊治河澄官冗而節財用消水旱而惠困窮雖相公勤勞不以一曰置是而不念而補之以謂凡此天下必有能爲相公以身辯之者而相公之所宜慮獨天下之大勢哉今天下之大勢若巨川然隄



防千里深厚而完固亦足恃矣益胡嘗視其曲無  
蟻垤浸淫者焉而已補之獲見相公門下將十年  
侍坐聽言相公固有采拾教載之惠而又職事在  
文字辱通籍殿陛下五日一敘立以望天子之光  
明竊不度量不敢自比於在闕門之外而輕犯出  
位之誚不知其當言與否而進之猶以謂語之至  
者不敢載之於書而淺者又不足聽故粗道其意  
之所先者以代匱伏惟相公垂惠裁擇幸甚狂瞽  
干冒鈞重死罪死罪不宣補之惶恐再拜

上吳相公書

天下之士見相公而言利害者幾人言而當者幾  
人言而不當者幾人若是者某舉不能知徒見相  
公之用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近取不避貴  
遠取不問賤天人之學儒墨之英大有所必用牛  
角之歌堂下之言小有所不遺以是知相公所持  
者甚重所期者甚遠而管者或未之識也管太祖  
皇帝不馳一馬不折一矢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  
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可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



夫太宗修文訓武以培其基真宗隆政講事以潤其色仁宗陶之以仁表之以孝四十二年天下乂安無狗吠之警逮乎英宗禮樂宜備矣而謙遜未遑也今天子慨然發憤追惟祖宗之餘烈想見三代之盛事於是舉國政而屬之相公相公以天子之意甚信而不疑也故敢以一身而獨任天下之責息天下之民有不與知天子之意者若已之塗其耳使不得聞閉其目使不得見也故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以急天下之務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

舖以待天下之賢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常行不以告吾君化吾民使一日爲也雖然二帝三王之道不行於世久矣儀秦以口舌事天下而忠厚之俗離孫吳以兵法驅齊民而攘奪之釁起井田壞於鞅而天下方困于兼并肉刑變於文而疆梁始輕於犯法尋經補傳得不償亾而兩京之學衰更爲虛無不貴實効而東晉之治失陵夷以至宋齊梁隋文教旣衰武德不耀而天下瓜分矣神堯以英略一天下而太宗明皇繼之宜若小治也



然猶府衛之兵廢而爲曠騎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變而爲兩稅而唐之民卒不獲禮之盛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下逮五季王政不綱民德日薄固無可議者蓋又百年有餘矣天下之民引頸啓踵刻月計日以求見太平之成法者固在於斯時相公謂不大有爲以創其意則天下不治故先之以號令以齊其心次之以農桑以贍其力次之以刑罰以督其經猶以爲未也則建學官以養其材崇科舉以變其習管之所缺今或有

之非以爲獨也凡以使天下不敢議不可知不敢議則治無不至化無不神矣此相公所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萬民之心亦以是深信而無疑萬民亦以此有望於樂成也自管帝王之臣非有極高明致廣大之學其誰敢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者孔子之治魯誅少正卯而齊人以爲憂孟子之相齊言必稱堯舜而淳于髡以爲惑然則非常之事固常情之所懼者南冥之鵬海擊於千里而斥鷃從後而笑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某東方之鄙人學不



足以立本才不足以趣時獨以謂相公之用人雖  
樸楸槭棘莫不各當其分相公之待物雖鳥獸蟲  
魚莫不使之各盡其欲凡天之所生凡地之所養  
無一物不得自遂者是以敢用繆悠之說進焉雖  
然豈敢爲囊中之穎耶亦相公至仁樂育使不至  
於無用失性而已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孟子曰人不可無恥某之懷恥有道之世久矣而  
相公之治常以一物不得自遂爲憂則某之恥有  
望乎已也伏惟相公神明亮焉身賤迹外輒敢自  
納於不測之誅不勝戰慄

上蘇公書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  
均王公大人服冠劔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  
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  
嘯遠引之人所以爲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  
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敘於席男女  
別於塗鄉飲時祭執籩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  
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



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爲治家自爲法矣德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羣起而棄之駕徜徉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爲列禦寇莊周詆前言往行以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爲賢而爲荀卿韓非戔冠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闕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爲鄒衍鄒奭微亂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蒙惡若卑而

爲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而使楚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爲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搵人之胸義不返顧計不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爲荆軻聶政蓋先生之道披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淡故民朴而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面搏燕楚之脅其道四平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



危而好亂燕土确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其民健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谷膺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鬪楚接吳越之封雜荆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窮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某不佞嘗切歎此夫有益天下之名而後可以服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

閣下布衣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益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爲望而化者非閣下何以哉管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閩而閩之人感厲讀書穎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閣下亦旣知之矣閣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舳艫於未



流望冠蓋於後塵者使閣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不油然而喜翕然變哉故補之將首爲吳人慶而次爲天下有望於閣下而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閣下之前獨幸閣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嫌補之雖不能亦閣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

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某再拜上書某官閣下管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閣下容察之某少駑野不喜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顧嘗自信以謂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逐纖縞而鬻狐裘入楚市而爲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爲得



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閣下書閣下蓋嘗自謂學出於孟子矣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爲說約而執中者爲近之遠以知天事一大以觀海之濶而近取於牛山之木小得於食槁之蚓兼陳雜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補之不能識閣下之心而竊觀其爲文豪重敢決旁肆橫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睥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悸仰而思恍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晤每睹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溪山行大澤以觀風雲

之相遭奔騰交會窈冥晝晦搖川震谷蹶木發屋忘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頃之雷止雨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閣下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縈紆曲折卒貫于理然後知閣下所之爲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事方且爭雄鬪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閣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識而閣下之心舒而博卷而約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



於名邪則方王公大人高門垂箔躍馬疾驅言語  
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以柔聲而乞親搖尾  
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耶則非特陽翟之大賈  
滇蜀之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  
所爭乃獨俵俵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伸卽其所慕  
而願師其言名數通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  
庭閭下察某之獨何爲哉夫冠雞佩瑕之由貨殖  
遊說之賜生異鄉識異趨而使不得夫子而爲之  
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發

憤息附青雲之志者豈其言也補之不佞切眷眷  
于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  
之骨非可以越澗馳坂也然齊侯納之燕昭市焉  
何則蓋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邪有人焉其  
學既不爲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  
也而終已絜誠以求出於閭下之門不識閭下其  
庸何說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  
則補之猶將升堂攀木而一叩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二卷

書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及第謝蘇公書

荅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荅姚邦光秀才書

荅常瓌秀才書

荅劉壯輿論國語書



荅劉壯輿書

再荅劉壯輿書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二

書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補之聞三代之前天下無可治之事而賢者無急  
仕之意天子與其二三大臣終日接膝都兪唱和  
於其上而海內之民相與動心向風歡欣鼓舞於  
其下方是時也政教平而賦斂輕禮義行而刑罰  
止天下已治士雖有尊主庇民之業而無所用之  
則往往引手而去括囊晦迹以盡其生笑歌優游



以樂其時山巔水涯布衣韋帶樵漁衰老之人負  
檐行路之夫與之語有可驚之言而施於政有可  
見之効若此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三代已降世既  
多事賢者不忍拱手以視天下之紛紜而思有以  
治之則爭相奮厲發於畎畝之間挾奇策以干時  
君曳長裾而遊王門以身任職以職任事各務有  
立於世而士始有好功名之心其不獲知於斯時  
而退伏於山林者則皆當日之無能人也故人不  
知隱居之可尚而皆以有用爲賢然而天下亦以

治其後晉之士大夫不知爲此者將以趨時弊而  
竊有慕乎隱者之名於是乎棄禮法遺冠冕以求  
爲養高之術而晉天下之事亦靡靡不振無與治  
者甚可歎也陵夷至于唐而終南嵩少至號爲仕  
途捷徑則其失隱者之風爲益遠矣夫君子非固  
爲隱亦非固爲不隱也三代之前無可治之事則  
隱而不失爲高三代而降世爲事矣思有以治之  
則不隱不失爲賢矣若夫居不可隱而固隱焉則  
又何矯情拂道之甚也晉唐之士其失以此國家



承平百年政令日新主上慨然思有以追兩漢之餘而復三代之故焦心以問治降意以下賢而士之懷瑾握瑜者紛紛籍籍雲翔蠡起奔走自効不待招來蓋補之嘗遊於齊楚之郊見夫帶經而耕者莫非求仕也而後知今日之無隱者設有之亦皆今日之無能人爾夫進不能少補於世退以受無能之名則與夫孟子之所謂自棄者何以異哉補之濟北鄙人也生十年而學學九年矣嘗自謂幸出於有爲之世而恥矯晉唐之風故嘗歷四方

以觀郡邑之政治遊上庠以服天子之教化從士大夫論議以知當日之施爲措置而稍稍自飭以求去鄙野之容竊聞執事以經術文章取上科以開敏明辯入幕府而有職乎庠序見師於學者故補之願伏於門下而受教焉繼之以所爲歌詩雜文一編投獻於左右凡此非求果有用於今也要以爲不自棄而已不識閭下以爲何如夫沒世而無聞者君子之所疾則夫士之區區以自言者其亦無罪焉可也



亦兼及第謝蘇公書

祇荷寵光出於已分既愧且懼不敢爲榮管齊主  
父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相與  
排擯不容於齊西入關資用乏諸公賓客頗或厭  
之乃上書闕下一歲四遷主父因言削諸侯徙豪  
傑或意其太橫主父曰臣結髮游學阨日久矣吾  
日算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補之讀史記至此以  
謂士窮不見遇發憤感激自食可也而倒行逆施  
則爲非計私自記刻雖窮不爲蓋補之始拜門下

年甫冠先人方彊仕家固自如如門下二年所聞  
於左右不曾爲今日名第計也自吳歸魯先人謝  
世家四壁立偏親需養婚媾日逼少業慵惰不能  
作業念無以奉朝夕束書薄游爲苟且之圖分外  
得之粗飽爲幸夫畫虎類狗旣非本心而轉衣爲  
裳則所不能管望之不肯碌碌而反抱關者夫豈  
得已補之敢不益自檢束期終教育之賜拳拳之  
心言不能數惟閣下裁擇

荅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  
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爲蘇  
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已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  
以補之言爲過及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  
不已補之於蘇公爲門下士無所復讚然剛潔寡  
欲奉已至儉菲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  
爲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  
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  
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

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  
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  
子無可無不可而后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  
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摧剛爲柔  
熟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  
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并列於  
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  
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  
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



丞史以爲賢於已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爲直不爲忤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黨同門蠹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於朝則幽遠趣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如何復賜一言幸甚幸甚

荅姚邦光秀才書

補之再拜前日不鄙盛服踵門并示長書甚善欣懌無已然推與非所當增愧懼也補之平生所患聲問過情伏西野來滋厭人事至不欲以足蹈城郭將老學問不日新惟農圃之事迺益知今足下書詞不以是爲問而以孔子之辭孺悲見互鄉或



拒或受意各有在者先之焉此施於補之爲不當於足下之比事爲不類雖意若與之商略可否然所以望於農圃老人者過矣伏讀再過茫然增愧赧足下固有惑志咎杜溫夫亦嘗引孔子爲說抵柳宗元其與足下小異者直以宗元在此位宗元逡巡不敢荅觀足下詞旨有求益之意非若溫夫茫洋不知類者宗元固自竒大猶不敢以是荅溫夫補之雖文字愧宗元然不爲宗元者其敢以不陞孔子之堂而受孔子室中之饋哉故累日不報

冀足下之知其心也足下先君博學於文以操行稱足下聞詩聞禮與所以擇鄉就士不順乎非者具在歸而求之亦不乏師矣如補之自視漢以來守一經士有所師傅本末不變者庶幾爲近平居語所厚惟不至若陳相說許行盡棄其學而學焉者斯可矣老且不試祇欲爲陶淵明忘懷屏事出悔吝之外猶恐不近顧何以充足下望越論孔子之誨人接物以欺已而無恥害足下切磋之意哉然始聞鄉人言足下業通而行修旣見足下色溫



而意誠知足下可進於此道不但爲時文取科第  
常情自喜以謂志願畢此者比也故終願交焉足  
下亦彊學無墮補之老矣尚復覩吾里有足下能  
似其先人文學好善干祿不回如此其美者詩曰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足下亦諒之補之再拜

荅常瓌秀才書

補之頓首補之雖未獲與足下游前者辱書俾撰  
次先公行事見足下文詞志意與今學校舉子所  
趨絕異又愛足下誠孝惻怛於其親凡可以盡力

者無不勉也知足下學問根本從古人中來非黃  
而澤以欺暗取售者必也因念涉世已來粗守所  
知雖困不改故相得於形骸之外者寡幸而獲一  
人焉其賢未必足下比然已如曠數十百年而逢  
不可致之寶其自喜悅難喻故不度量其力之所  
不堪而迎受足下至重之託然足下不妄以託人  
而補之妄受之非也再蒙惠書足下胸中所懷自  
爲涇渭而未嘗以語人者不俟相際而輒以語之  
又以知足下與人交久必信引物連類深而明遠



而當以意逆志不合者蓋鮮足下識高妙所擇於道者正爲門庭甚嚴然氣和而語溫蓋思而不貳近小雅之流也甚善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悅何當一倍無任鄉往補之再拜

荅劉壯輿論國語書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正又以知別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然齊桓晉文同功一體皆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

文人異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未足稱於大君子之前也亡人從者其文義可觀而士溺焉若進疑於岐山盟津退不失爲季札則僭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必於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爲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



幽岐之異夫何所待盟津以國爲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讒出逃父之誅不與奚齊卓子爭立足矣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嗣入可也胡爲乎委幼且不肖之夷吾以敝晉而流禍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高梁之事與生竇奚辨壯與其未之思耶凡補之爲此論者以槩夫假仁義之微情使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譎甚而疑聖也豈善冀芮之謀以子犯爲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

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桓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無所賴則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見未見固非是要之春秋隨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曰實與而文不與迺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爲至論壯與疑於主跡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苟息事始



意壯與許息之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蒙利死則擇利而背之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仇孔非壯與卓然自信幾何不須而靡也召忽死子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無惡也荀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否則

荀息何足議哉雖然荀息愚不幸既許其君以死矣至於不濟壯與以謂寧死而不貳之爲良抑貳而不死之爲是將死與不死於荀息無輕重皆不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與必能處之矣惟其要終之義不足以揀初之惡與其苟免如犬彘則死爲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知宗元爲學春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終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勣蒙喪邦之舊事與荀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爲愧



於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勛不得預其禍則狐掘之必狐狸之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餘非面不盡補之再拜

荅劉壯輿書

補之啓示漫浪翁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壯輿志業豈老且不售畸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名者意不在是魯直爲贊以反之此善諭人之意非反也合也揚雄爲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沒後惟雄爲知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

其智知原之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壹其質不能與丹青變以異而見尤也乃聖人之智則異於是此但如原之智而已矣然則丹青豈果可以變玉哉若曰外與之化而內不化原其免矣故頗撫騷詞而反之非反也合也始欲爲詩寓此意其間而不作詩久淡避以言來詬又離爲五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不屬姑書此託之圖後則猶詩也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足以愧闕墮者百輩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通也何足學哉記



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學猶飲食固有常珍  
奚事異饌合萬宇以聚廬載百族與竝游想壯輿  
亦俛仰此間又奚以漫浪而異爲補之再拜

再荅劉壯輿書

辱寄示諸文所探討深遠趣守堅定不爲利回藹  
然仁義者之詞也荅漢東書侃侃乎直而不倨三  
復悚敬獨與明叔魯直論佛之可否類唐以來世  
儒束於教者齊楚矛盾之詞夫兩忘而化其道世  
必有人矣今吾曹平日接物小言細行不當於理

者下床履地卽有之思而求去爲道日益此其基  
也此尚不暇而越求其大者議之侈矣道之爲物  
間不可識埃至而後知然知者猶不言也何暇置  
冰炭勝負於其所未究哉人告還不獲盡補之再  
拜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補之再拜蒙示先君集引不任哀感先君袍義懷  
術不願知於人故人知之者鮮賴先生之言乃更  
託於不朽則其家所以受恩論報可忘耶以漢中



候吏論先君之好學隱德類矣未復引邵子固以重及其不肖之孤固名重雖漢之盛如此人爲少補之年少學問未深大懼辱先君之世而害門下之義承命累日不寧雖然固以不能信行事梁冀遭冀讒死二子皆遇害而先生語好學終譽則先斯人然則先生之以固望補之也補之知之矣敢不受教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熙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

於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慙魂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窆鉅野之魚山重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歿不有信於今必有信於後故涕泣有請於左右冀魯直哀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槩出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人爲人敦厚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爲吏至累歲不調乏無擔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山



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酣詠得意忽然忘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畱累月不得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忤乏糧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還乃還又嘗道呂梁涸不通畱閱月補之問津無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愠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却行而已問則惑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愠之惑已甚矣若知

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尤耆爲詩悲歡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集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略曰清厚靜淡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謂先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邵比疾病臥昭德坊猶爲詩不輟以指書空吟哦枕間神色翛然補之從旁錄之逮啓手足尚得詩四十篇惟是先君平生奇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爲少其大槩出處若此魯直與補之諸父厚而補之不肖魯



直辱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人謂足以發  
 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魯直也故忘罪逆冒  
 昧自致魯直亦矜其意慨然許之幸甚幸甚補之  
 再拜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三卷

奏狀

辭免著作佐郎狀

辭免實錄檢討官狀

足疾乞外任狀

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再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奏舉趙元緒狀



大學博士正錄薦布衣陳師道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三

奏狀

辭免著作佐郎狀

臣十月二十二日至開封府界准都進奏院送到  
敕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郎行祕書省  
著作佐郎承命非據踧踖以慙恭惟陛下膺圖之  
初上奉天心中考古道旁詢國論下酌民言其本  
在於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其極蓋欲四方遠近莫  
敢不一於正者大明至公示以好惡故陟降始序



畏慕立行則越百工庶位一事之虛苟非其人安得在此而臣才薄名晦方時起廢皆國之良顧臣何人流落之餘亦誤收錄碎首糜軀無以報稱伏念臣頃當先朝初政之際已預諸生三館之遊今所除官亦臣舊職况千載一時人息自効雖臣器小用近猶知欣喜激昂不應僭瀆妄有辭避第昨坐譴斥無它指名祗緣非才竊處清貫加以素寡學問憂虞積年凌雜米鹽益加荒陋豈可復爾濫跡書林不懷梁鵠濡翼之羞以重澤麋蒙皮之誚

又臣飄零寒窶私計百爲實難黽勉遽處京局伏望聖慈俯察螻蟻惓款之情特寢成命且令臣赴河南府新任或賜別除京東汭流一合入差遣誓殫駑蹇仰荅生成見迺邈赴闕聽候指揮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辭免實錄檢討官狀

臣今月十八日准閣門告報奉敕除臣尚書禮部員外郎充哲宗皇帝實錄檢討官聞命踧踖不知所裁恭以先朝大典千載之傳豈臣淺陋可備纂



雞肋集 二  
述伏望聖慈特錫寢罷所有敕命臣未敢祇受  
足疾乞外任狀

右臣被蒙器使兩更郎曹未有秋毫可圖報稱而  
臣舊苦脚氣春夏加劇深懼職事或致曠闕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一外任合入差遣

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四月四日准閣門告報奉敕除臣神宗皇帝  
國史編修官選掄誤及跼踖難勝恭惟神宗皇帝  
盛德大業光映百王將欲發揮潤色傳諸千載必

得名儒碩學叅備討論而臣才識卑冗詞技淺薄  
使預筆削誠非所宜兼臣先以疾病奏乞外任伏  
望聖慈特賜寢罷成命除臣一外任差遣

再辭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昨奏乞寢罷國史編修官除一外任差遣尋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臣以位卑人微  
不敢於浹日之間屢瀆天聽黽勉就職載惟神宗  
皇帝稽古制作跨唐軼漢形容鉅美史臣司之如  
臣自視恐殫竭不足以塞責咎倪寬有言使羣臣



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  
玉振之况今陛下竝建羣才可試者衆臣誠何人  
敢獨昧冒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施行臣  
無任惶懼隕越待罪之至

再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先於三月中以疾奏乞外任繼蒙聖恩自實  
錄檢討官除國史編修官臣聞命跼蹐不遑寧處  
既具奏乞賜寢罷成命檢會前奏施行尋准尚書  
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臣懼久稽敕命黽勉就

職然夙夜恐懼終不敢安遂再曾具奏亦是乞賜  
檢會前奏除一外任差遣未蒙指揮恭以神宗皇  
帝國史紬繹歲久未奏成書聖謨王制天高海闊  
方茲分命諸儒叅稽全美豈可以臣淺知猥預其  
間加有負薪之憂犬馬力殫躊躇難彊若臣不揣  
分量苟貪榮選蕪累信史辜奉明恩則異時雖填  
委溝壑何以塞責伏望聖慈矜閔臣下才無堪早  
賜檢會累奏除一外任差遣臣不勝隕越待命激  
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舉趙元緒狀

伏見本府居住朝奉郎新差監在京物料庫趙元緒父故太子少師致仕槩在仁宗朝與韓琦曾公亮歐陽脩同執政時仁宗初命英宗領宗正槩言宗正非所以爲重乞立爲皇子後預顧命定策立英宗嗣大寶功施社稷同時勲臣之子皆蒙次第褒擢多已通顯而槩之嗣子獨沈常調簪組之傳不絕如綫元緒刻意承家學問自立吏事足稱勘會知揚州蘇頌知應天府何正臣權京東轉運副

使呂溫卿皆嘗論槩之功薦元緒之才可備任使未蒙施行臣竊覩神宗在東宮荅槩書云首定大策固已措時於久安世蒙顯休方當與國而長懋槩之有勲王室事固灼著其墳墓居第在宋歲時闕人照管伏望聖慈檢會前後臣僚奏乞特賜甄錄其子元緒與一南京差遣庶以廣國家求舊念功之美意而勸臣子之爲忠孝者

太學博士正錄薦布衣陳師道狀

竊以朝廷憲庠序不本於教而糾禁是先學者不



根於古而浮剽是競故選置舊學削去苛規爲之  
表儀使有趣向所以助成風化實繫得人伏見徐  
州布衣陳師道年三十五孝弟忠信聞於鄉閭學  
知聖人之意文有作者之風懷其所能淡恥自售  
恬淡寡欲不干有司隨親京師身給勞事蛙生其  
釜慍不見色方朝廷振起滯才風勸多士謂如師  
道一介亦當裒采不遺伏覩太學錄五員係差學  
生見今有關師道雖不在學籍而經行詞藝宜充  
此選某等職預考察不敢蔽而不陳伏乞選差師  
道充太學錄儻不任職某等同其罪罰謹具申國  
子監乞膽申禮部施行



濟北晁先生雞肋卷第五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四卷

表

賀皇帝登寶位表

賀太皇太后稱尊表

賀皇太后稱尊表

賀皇太妃牋

賀太皇太后進奉表

賀皇太后進奉表



賀皇太妃進奉牋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節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

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后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

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元日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太皇太后

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后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妃牋

代北京畱守王太尉元日賀表

代北京賀坤成節表

齊州賀興龍節表



齊州進奉功德疏表

齊州進興龍節銀絹表

代張恕單州賀受璽表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一表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二表

進罪言表

謝賜校定資治通鑑表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銀絹表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筆硯紙墨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右丞謝賜生日禮物表

齊州謝賜曆日表

河中府謝賜曆日表

謝賜春衣表

代北京畱守謝賜春衣表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卷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表

賀皇帝登寶位表

欽承顧命嗣履寶圖謳歌有歸華夏均慶臣

謝中恭

惟皇帝陛下挺生聖德夙有仁心問寢彰純孝之

誠主鬯著克恭之美大明繼照至健體元邦之榮

懷人所歸往不顯亦世是開上帝之符無疆惟休

咸曰吾君之大天地日月廓然泰清山川鬼神罔

不順序鴻基滋固景命方綿凡在羣倫舉知慶蹈



雞肋集  
臣等恪居外部親覲重熙不獲恭詣闕庭

賀太皇太后稱尊表

冊嚴備禮位荅常尊宮闈之奉載虔海宇之歡普  
洽臣某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挺生聖哲夙著惠  
慈昊穹眷懷宗廟昭假輔文祖勤勞之理隆神孫  
保佑之功是稽兩漢之舊章用對三朝之光命聖  
人孝治天下風行臣聞成王持盈不敢忘文武之  
謨烈周姜息媼故能貽任姒之齊徽聿收前功允  
屬盛際萬世永賴百祿是適臣伏限職事在外不

獲躬詣闕庭

賀皇太后稱尊表

位著徽稱居天下母儀之貴禮嚴備物昭聖人子  
道之成宮闈載祗海縣胥慶臣某中謝恭惟皇太后  
殿下懿恭性得慈儉身先坤極正於內朝陰教行  
於四國用膺光命允荅常尊漢典具修式虔長樂  
之養周詩足繼大顯思齊之功臣伏限職事在外  
不獲躬詣闕庭

賀皇太妃牋



冊嚴異數位著徽名光舊典於古今溢歡心於內  
外中恭惟皇太妃殿下令儀身率淑德性成輔佐  
先朝憂勤內寢屬大明之繼體孝治增隆飭備禮  
於有司尊稱允荅

賀太皇太后進奉表

尊祖徽名冊已光於備禮修臣常職享莫尚於多  
儀輒罄菲誠仰干聰聽上件物中邦羨賦外帑宿  
珍載申守郡之虔用佐充庭之實

賀皇太后進奉表

長樂稱尊冊已光於備禮庶工率職享莫尚於多  
儀輒罄菲誠仰干聰聽上件物中邦羨賦外帑宿  
珍載申守郡之虔用佐充庭之實

賀皇太妃進奉牋

綸言誕告冊命顯加欽甚美之崇名慶已成之備  
禮官聯無遠獻享具來上件物山澤之珍蠶桑所  
入申提封之祗恪佐庭實之輝華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表

經謹周正曆推子朔景短窮而長至卦剝盡而復



來慶始宮闈歡均海縣恭惟皇帝陛下中和致理  
仁孝承祧化本時行元統天而不息德方日起明  
出地以無疆觀雲道民物之康齋居待陰陽之定  
履端於始求福不回臣親託本支生陶惠愛傾一  
心而猶藿祝萬壽以如山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表  
衡端氣至候炭仰而鐵低表北景長知人和而歲  
美宮闈均祐寰宇交歡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睿智  
不居慈儉爲訓本文之聖大顯思齊之光致成之

功竝膺旣醉之福斟酌歲始天地節而四時成孳  
萌日新陰陽爭而諸生蕩有赫臨下無疆惟休臣  
身託宗藩恩均鞠育用率先於庶位敬傾祝於萬  
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后表

律當乾九六氣資宣養之端陽潛地中七日知來  
復之候宮闈均慶民物同歡恭惟皇太后殿下德  
重母儀位隆坤極旣助烈考本朝夕之憂勤用綏  
成王致神祇之安樂孳萌伊始福祿來綏臣親託



衆多之支恩叨均一之養協輿情之善祝介眉壽之維祺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營室昏中招搖北建獻履綦而迎慶書雲物以知祥恭惟皇太妃性稟惠和德崇恭儉雞鳴警戒之志美見於先朝凱風劬勞之心恩隆於嗣聖順迎陽旦茂擁殊休期仰贊於延洪惟翰殫於頌詠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表

易謹閉關蓋待陰陽之定傳先書物以知天地之

祥惟管宅尊與人同慶恭惟皇帝陛下剛柔體道動靜得時齋戒自修將神明其至德裁成與合用左右於斯民薰陶大和積累至治臣本支同體茅土分封擬續周詩申百福而干祿敢忘漢禮稱萬壽以獻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表

立表土中驗日躔之南至求端天事迎陽德之大來惟茂對時乃介景福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參穹厚澤及飛潛生民本姜嫄之仁終配天者后稷



思齊詠大妊之美要成聖者文王九功可歌五躔  
咸備臣疏封盤石託體螽斯幸覩太平之期跨三  
五德願祝無疆之壽何千萬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后表

周歷授時氣必先於子朔漢儀賀至事亦謹於陽  
生履端不愆介福是荷恭惟皇太后德崇慈儉道  
配直方長樂稱尊大備安榮之養關雎本化永隆  
信厚之風與國同休溥天共祝臣恩叨均一身託  
藩維敢傾向日之誠願贊如山之壽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璧合珠連會三辰於初紀芸生荔挺兆萬物之華  
心宮闈同歡民物胥賀恭惟皇太妃化行恭儉德  
合徽柔保佑帝躬恩已隆於色養講明國典禮何  
歉於常尊孳萌益新順履惟吉某親聯宗屬身託  
廕庥徒傾頌詠之誠願贊延鴻之福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元日表

璣衡窮次夏小正以首時玉帛會朝漢兩京之盛  
典恭惟皇帝陛下法天之道如日之升撫於五辰



庶政所以咸理惠此中國萬方所以來同以初爲常母有不當臣忝同氣之重託維城之安慶五百歲之符適逢茲旦上千萬年之壽敢廢舊儀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太皇太后表  
日回月周辰集諏訾之紀天清地肅風來東北之方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盛德在躬至仁被世裁成其道故能應君子之大來嚮用其休將以錫庶民之保極順時滋養與物亨嘉臣親託本支恩分茅土悅九成之備奏稱萬壽以獻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后表  
魯史書春事蓋先於五始漢儀朝朔氣亦謹於三微恭惟皇太后殿下順體坤元慈隆母訓化行內外關雎爰始於興王神無怨恫思齊要本於成聖新陽肇布景福來符臣託宗藩之親均鞠子之愛願協輿情之頌倍膺眉壽之祥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妃牋  
玉燭成書慶新元於端月椒花入頌美舒景於青陽恭惟皇太妃率性柔嘉宅身恭儉承上以禮光



女德於書詩撫下有恩冠嬪儀於宮寢安榮所享  
積累而成某內愧孱蒙預叨休蔭願履三元之旦  
倍膺百順之祥

代北京畱守王太尉元日賀表

臣某言伏以盛德在木正月始和聖人謹於履端  
天下從而觀治臣某中恭惟皇帝陛下效天法地  
扶世導民爰乘六龍乃大一統當五百之運有二  
十之功仁義極乎漸摩禮樂備於制作順孟陬之  
吉旦舉元會之上儀放勳欽明授人時而不忒周

王壽考維天命以無疆臣某守籥畱都傾心法座  
眷言象魏莫陪百執事之趨自幸華封常罄萬斯  
年之祝

代北京賀坤成節表

建畢占中曆紀金行之始妊姜協聖禮嚴坤德之  
成率土傾心後天申祝恭以太皇太后陛下慈仁  
世濟睿哲生知昊穹所懷宗廟攸享配烈祖勤勞  
之禮隆嗣王保佑之功盈成祇慎於薄冰豐美大  
蒙於潤澤式虔至養允荅常尊誕惟孝室之詳肇



屆登禾之候謳謠歸美華夏舉同伏願太皇太后  
百順咸臻三靈共贊天高地厚扶不拔之洪基松  
茂竹苞資無疆之妙算臣限拘鑰守阻預鳧趨

齊州賀興龍節表

臣補之言臣聞必世而後仁故百樂興於已治宜  
民者受祿則五福本於能敷人神克寧雅頌斯作  
欽遇誕彌之吉仰期於穆之休臣補之誠驩誠抃  
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纘禹勤邦繼文配命深  
明措國蓋在酌言道斯行而動斯和無非事者生

不傷而厚不困所欲與之用能格精祲以降康交  
驩欣而養本大有天助豈徒河洛之效祥靈臺子  
來咸思父母之難老臣久塵冊府方領郡章慶五  
百歲之期親逢穀旦祝千萬年之壽祇劇葵心瞻  
望闕廷臣無任仰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賀以聞臣補之誠驩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齊州進奉功德疏表

臣伏以大呂應時氣協明昌之運至神出震曆符  
誕育之辰天人所歸遠邇胥慶恭惟皇帝陛下誠



明天縱睿智日新嘉祉富民至仁浹物重華協帝  
增光六聖之功下武繼文垂視萬方之治謳歌所  
屬精禋儲休神電遶樞陶陰陽之粹美祥虹流渚  
孕造化之精英鼓舞太平揄揚善頌臣誤恩剖竹  
一意望雲雖漢殿捧觴莫預千官之列顧舜庭儀  
鳳第同萬壽之稱臣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隨狀上進以聞謹進

齊州進興龍節銀絹表

臣伏以夢龍叶瑞元符神筴之歸望氣表祥夙契  
人心之慶幸邁寢昌之旦敢修飾喜之儀前件物  
人賴垂衣地思薦寶盡出盈餘之力用將頌詠之  
誠充預大庭足備梯航之富懇祈睿算永齊箕斗  
之明所有銀絹見寄本州軍資庫候有上供綱運  
附帶入京次謹先具附遞入進以聞干冒冕旒臣  
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代張恕單州賀受璽表

王事之修光昭夷夏天休所動玉出咸秦因月吉  
之視朝肆禮成而均慶

謝中

臣聞物其有矣命不易



哉蓋政苟雖幽而不通則類有不召而自至所以  
三朶作典猶懷俘寶之慙四海告功方贊錫圭之  
異惟德之視從古以然恭惟皇帝陛下若管大猷  
顧諟明命絜有憑有翼而罔墜故無聲無臭而來  
臨俾壽而昌皇已彰於眷佑則篤其慶民亦念於  
用敷故滲洪恩以覃方域臣偶拘守土阻覲盛儀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詔命以四月一日日蝕避正殿減常  
膳者占辰弗集馳走逮於嗇夫肆宥惟時鞭扑空

於司寇未卽路朝之正猶推玉食之供凡在臣工

莫遑寧處竊以日符天統當循黃道之常君體乾

剛故謹正陽之畏惟聖人觀象以立戒欲王者因

事而自修亦緣久動而必差乃有頻交而屢蝕

中敘

恭惟皇帝陛下中正履位清明在躬孝承七廟之

安仁暨萬邦之往官惟賢而士勸善罰當罪而民

禁非奉以無私要本容光而必照建其有極蓋用

勿憂而宜中固念茲而在茲寧弗畏而入畏絜寅

恭可謂至矣則變異何從召之應以至誠居然純



曜祥桑不拱方知太戊之興雖雉何爲益見高宗之盛宜光臨於黼辰且時御於饗飧茂迎至和允  
荅羣望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二表

徒傾葵藿之誠敢期回照未竭潢汙之滴尚或可  
羞矧變異之已消尤故常之當復中恭惟皇帝陛  
下法禹罪已繼文小心惟五事之罔愆於三光而  
何累爰以朔旦自興重雲不用其行史前占於必  
蝕增修於德人莫覩其或虧和足致祥順宜獲助

而猶謙尊自牧震虢靡寧雖天所以愛人君常欲  
制於未亂而王所以奉天道故當懼於無災然與  
其戒居處飲食之安孰若擴視聽猷猷爲之善豈惟  
過也見而更也仰是謂應以實而不以文南面宅  
遵達四聰於虞舜大庖日御綏五福於周成庶或  
聽卑終聞詔可

進罪言表

臣小官疎外名姓無聞竊比負暄上塵天鑒臣於  
熙寧中聞交趾犯順王師出討臣嘗憤悱忘鉄鉞



之戮願效區區謨爲安南罪言一篇於時臣在畎  
畝又居父喪深息愚賤且越禮制以干國事旣成  
躊躇將進復止今師還累歲遠服來享而臣所欲  
言頃已草具畱之私室義不敢安譬夫鷦鷯已翔  
於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臣誠疲駑豈足及事  
其所謨文字謹繕寫成一冊以安南罪言爲目用  
黃羅帕封隨狀上進伏望聖慈特垂聽覽干冒冕  
旒臣無任惶懼屏營激切之至

謝賜校定資治通鑑表

進奏院遞到校定資治通鑑所牒伏蒙聖恩賜資  
治通鑑若干冊付臣者先朝稽古之意名臣敘事  
之才成書甚難來世所考故乏丹鉛之補預蒙緝  
帙之頒臣補之中謝伏以英宗皇帝睿哲生知憂勤  
遠慮欲觀歷世君臣張弛之跡以知千歲治亂得  
失之原深詔耆儒特加撰錄神宗皇帝孝思善繼  
聖學博通三臣竝封不特詩亾之歎五季更授厥  
惟麟止之終發於雲漢之章賜以龜鏡之目恭惟  
皇帝陛下論唐虞而圖治舉元愷而佐功興亾灼



知屢省觀於乙夜忠佞大判爰警戒於在廷以嘗  
預於技讎故亦霑於賜予頒學官而伊始藏私室  
以至榮臣聞惟賜不常論報宜一圭瓚乃鬯車馬  
則棄雖臣狹識而淺聞妄意淡求而博考思事君  
許國之義奉以捐軀資愛民利物之方用而從政  
庶逃虛受之恥仰荅非常之私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銀絹表

臣等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等銀絹者屬辭比  
事將爲千載之傳抱槩懷鉛未有一毫之效寵先

臨於使指恩已逮於匪頒

謝中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受祿于天修身以道因心篤慶本王季之事兄彌  
性似先乃成王之爲子稽哲宗之政理亶神考之  
規摹雲漢在天丹青莫像是用飾茲典領共俾討  
論曾微草創之勤遽忝幣餘之錫簡編充宇蠡測  
海以安能歲月累功蕢成山而儻可誓殫綿力仰  
贊成書臣等無任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筆硯紙墨表

臣等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等筆硯紙墨者紬



繹信書闢官曹而伊始詢謀故事給筆札以爲先  
枉異數之曲加撫寸長而安有謝中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挺生聖質丕變人文維先朝迪哲之光有繼  
序適求之美森然斷簡豈徒副在有司燦若列星  
乃可傳諸無極而臣等職司典領叅備纂修甫窺  
東觀之藏遽忝上方之賜精毫良楮堅石黧煤食  
浮已愧於事先器利尤慙於匠拙遷固特稱乎良  
史蓋以覈詳荀袁但謹於編年庶無疏抵誓當殫  
竭以荅寵私臣等無任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述修先訓攷次新書闢省閭之嚴深詔宰司之典  
領討論旣重付畀尤慙敢圖比事之初遽忝上方  
之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思維則善教得民率  
時昭考之功維十九年之記副在有司之事乃數  
千歲之傳以臣誤被揀掄預聞紬繹黧煤吳石蔡  
楮蒙毫燦然四物之精出自九重之祕未知報稱  
徒遽矜榮模青天白日之容固無心巧輯斷簡遺  
編之美尚或力能誓殫見聞少補毫末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伏以論先朝無競之功垂來世不刊之訓凡在官  
聯之選固稱儒學之榮編摩未效於寸長筆札遽  
叨於異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懋昭大德對  
越在天稽神宗制作之隆倬爲令典當嗣聖纂承  
之始付畀成書詢求故事之餘均及上方之賜霜  
毫之潤溪石之堅墨以代鉛紙惟易槩顧裨謀之  
草創積日何功儻荀悅之編年它時有考粗期輸  
竭不愧寵私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鉛槧之功未聞於少補金縉之臚首逮於匪頒枉  
使指之光華拜君恩之隆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恭默當乎息道愛敬隆於事親迹熙寧訪落之勤  
迄元豐顧命之重憲章咸在誤述宜加甲敕有司  
叅稽故實眷言最陋預被選掄旣其論次之初均  
以幣餘之錫夫居其官則息事懷其祿則赴功固  
雖狹識而淺聞妄意深求而博考粗祈薄效仰贊  
成書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預聞紬繹未有毫釐遽煩使指之臨首拜幣餘之  
 錫被蒙寵渥增愧矜榮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  
 對天之休以慈為寶維先朝之政理在太史之冊  
 書將欲為無窮之傳故必著不刊之典咨求故實  
 付畀有司眷言選掄猥在蕞陋屬討論之始事均  
 賚予以勸功攬制作之原浩如觀海積編摩之助  
 儻或成山誓殫淺聞仰荅鴻造

代范右丞謝賜生日禮物表

棘薪永慕載臨生育之辰稟飫特加申用故常之

錫光華白髮感激丹棕中本乏將明粗知忠孝蒙

先臣之遺業遭累聖之致平遍履閭臺遂聞機政  
 至仁獨運方興不世之勳末議數殫未有秋毫之

補而適遇桑蓬之旦重叨庖廩之頒已懼素餐安  
 知報禮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惠羣工

體貌所加搢紳咸聳觀酒食之象君有施而心親  
 誦股肱之歌臣無功而形渥誓當糜隕仰荅生成

齊州謝賜曆日表



臣補之言准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紹聖二  
曆日一卷者臣聞迎日推策在管黃帝之御邦以  
初爲常自時周王之賦故臣叨守長職在承宣樂  
與吏民同遵詔令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  
惟皇帝陛下修身以道求端于天璧合珠連煥三  
辰之順啓雲行雨施肇萬物之華心雖歲事之宜  
頒本王功之最急璣衡潛運孰知聖治之日新鈿  
鏤時修已覺豐年之氣應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補之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謹言

河中府謝曆日表

臣補之言今月二十五日都進奏院遞到宣一道  
伏蒙聖恩賜臣崇寧元年曆日一卷者初郊上帝  
肇改新元謹堯曆以迎推因夏時而誕布偶竊藩  
維之寄預蒙歲首之頒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恭惟皇帝陛下動靜以道而先後於天而  
與合本諸修已雖聰明睿智足以臨用此求端蓋  
風雨霜露無非教將以撫五辰而熙績和三事以



敘功臣職在牧民欣於奉令土牛將磔猶歌二一  
之鑿冰玉燭可調願頌豐年之多稔

謝賜春衣表

臣補之等言句萌畢奮慶賜可行土牛久飾於送  
寒鹵籥未歌於逆暑迺眷造庭之彥爰開在筭之  
良肆有等差均於覆被謝中恭惟皇帝陛下宜人布  
政育物爲功卉皮自適於陰陽氄毳同和於天地  
旣陶無外之化亦霑咸若之恩織筐亂流豈惟加  
五百里之遠女工同燎故復半三十日之收矧是

具僚與之同體適及風雩之後大頒帑帛之珍君  
賜足榮不嘆無衣之七王章有分庶逃終褫之三  
誓各糜捐以圖報稱

代北京畱守謝春衣表

涼風退暑流火戒寒爰開在筭之良式厚兼衣之  
寵居然被服同此恩榮臣某等謝中恭惟皇帝陛下  
至健體元大明燭隱室灰爲候載先栗冽之期帑  
帛用頒肆有等差之賚臣等均雨露重霄之施忘  
冰霜瀕朔之勞誓竭愚忠仰酬聖造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程